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台奏議二十卷 萬曆刻本傳世絕少僅見澹生
堂目中有此耳 去歲得之越中付工重裝 近世要籍至已
一千天可錄紹啟起自正德終于萬曆此本明一代小康
之世也治亂之接機往往可于此中覘之所記足資史實
甚之官寺諸瑣所言雖未必盡中肯綮然亦史實
亦少且存流清議論證明史者當不廢此與取之
從信錄之類比觀則興亡之微畢見矣 遭運破桂
諸疏足當經濟史料所存諸臣遺集為不有一
其尤可重何待言耶 樓書得記 巽之言

皇明留臺奏議序

先王之世諫無常官工師矇瞍何在非箴故人無擇言言無畱聽猶之鍾磬鼓鉊應響而發發則收響於寂安所得傳其言故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不聞

其所補者竟何旨也世世道漸波
忠憤者憂時觸事形為奏牘非
得已矣至於焚草而默默此衷
徒自藏耳諫官之設已非其古
諫者重以其言與天下後世共
耳之即屈平之辭流誦千古天

下後世謂其主何如主不無少望在離騷哉噫若是則陳得失列善敗以引古鑒今皆騈指乎而賈誼劉向何數奏至今不朽也是不然矣蓋自梧鳳希聲伏馬立斥宣室之召不再潮陽之

轍未返而世遂以言為諱夫有諱於言也者始有貴於言也者貴於言而激之亢之以鼓舌批鱗幸而言行與身俱信也不則挾片字之雄自號千秋曰此其立言之大者嗟嗟言如是曷如

無言夫氣水也言浮物也余嘗有味乎楊子之言故置杯於勺水之上則膠行舟於江河則日千里人臣而緘默如皇尸無論也以言為市但藉名高要以與古為徒未矣即皇皇徇義成心

未忘要以與天為徒猶未矣是
惟精白一心廓然無垠淵然無
滓而後明白正大以陳之有其
言不必有其意有其言不必有
其氣有其言不必有其名蓋以
其言為不得已而不以其言為

幸彼惟不言耳言必積思竭誠若越人察府藏而投禁方又若庖丁奏刀而肯綮立解此其言何妨與天下後世共聞之也則是留臺奏議之刻將有鏡於斯乎留臺係

天子喉舌陪京屬賛畫焉其封
奏未有專刻若無以勵敢言者
於是內江蕭公內鄉李公沁水
孫公偕不佞輯而梓焉輯成將
問序名筆又恐作者有譽無祝
徒為前後諸同事者俾不佞因

強為序之盖嘗反復披陳
國家鴻昌茂麗之氣莫盛於弘
治一時諸巨臣又能成以博大
其為政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
必棓擊之以見其操其所為言
務益於國家之實而不必刻劇

之以華其名正德以後氣日開
露此意稍稍蕩矣前後諸君子
其乘時為升降者吾不能盡知
要非辭暢意真寧無取焉覯斯
集也其以為劍吷乎其以為鐃
音乎其以為操艅艎而況雲夢

無所不利於行乎則以聽之知
言者若明明
天子令終有俶公卿大夫相與
賡喜起之歌舌可箴牘可縻也
玆且為餘食贅行吾師乎吾師
乎天何言哉予日望之矣

皇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嘉平

之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南京浙江道

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諧卿

父譔

癸巳深秋過中州收書既四庫傳世無書録只鄒氏洪生書目有之補世皆萬

曆文政彙編多采是書兵防一類多足北圖南儲而禦書自宗後不載

知其湮沒久矣　黄裳記申小雁以[illegible]花[illegible]書之

皇明留臺奏議序

國家稽古建官百司庶府各營其職而參錯其間靡所不糾繩者莫如御史臺御史臺之糾繩莫大於章疏章疏之於憲度猶輔車也憲度有更張而章疏在尤愛禮者所不忍廢滅也南御史臺貴近烜赫稍遜於北然以

襟帶南服故
上所寄耳目視

北加重焉何者南臺
無輶軒四方之事無驕蹻華膴之想
無風指觀望之撓顧得一意營職暮
思而朝筆之又其人大抵多用落落
来者也故其論事有侃直而寡匿端
忠憤欝積勃乎其不能自休也

國家有大廢置大利病竭情悉志以排九閽甚至批逆鱗搜城社有北臺所不能得而南臺一疏定之者即如往者大禮議起所執不闔

上心赫然震怒臺中逮繫幾空而臯囊相望不輟也嗟嗟隼以秋擊梅以臘芳非其性習然哉然則南臺之有

奏議恢

人主之視聽關一代之紀綱惡可聽其逸而不存也近者

天聽愈高疏入多不報憲度頹靡建白之章委積充棟藏史不能悉收久且泯泯有識寒心試問二百餘年以来其人論其事其疏出其人有能舉

其一二者否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
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章疏
者已事之典刑也故曰變禮者所不
忍廢滅也同臺二三兄弟因延宣城
吴生伯與悉捜洪永以来掌故所藏
諸臣章疏裒而梓之題曰皇明留臺
奏議然而逸存相半間亦稍加删次

於以載往哲之嘉猷作方來之明鑑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昔者魏弱翁好觀漢故事條奏上前蘇長公繕寫唐陸宣公奏議以進夫使紙上之言無益成敗之數則兩公為多事於以備稽引稽故實使深計者有所証據而忠諫者有所景行是編惡

可以已也若曰昔人焚諫草而此胡
以存則請還諸結繩之世
萬曆乙巳一之日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
欽差巡按直隸巡視下江兼管上江
漕儲監察御史中州李雲鵠黄羽
父譔

留臺奏議序

今之論諍臣者動曰古之遺直直於人為心即於臣為節故乾以直而生坤以直而利匪直則枉枉則負此生矣矧臺臣任
天子耳目而比周焉甘為妾婦可乎人即不肖誰甘以妾婦自

居匿於中而振於口避影於澳
汲而假宿於篇牘且將逃枉沽
直而奏議種種雜出矣則茲集
也其精白之符乎其緒餘乎亦
顧所為議何如耳余嘗歷稽往
古諱言之朝天下方難於議能
易其難者始足振國家之神氣

而收之既渙盡言之朝天下方
易於議能難其易者始足培國
家之元氣而安之已萃非難非
易之間按其時核其事以差等
奏議而臣道可鏡也我
祖宗並建兩京南壯臺蕪重南
中於耳目最近尤清議所聚

國初靖難諸臣及議禮被逮者
此中未暇更僕惜不得其全豨
讀之耳分宜當國動以刑僇劫
鉗諫臣口至默而無所控持當
時首發其奸摎捕其黨至戍之
繫之磔而尸之由南臺也嗣是
感憤輸赤者相繼紛紛其他增

補
主德掃除奸宄與夫國計邊儲
民風吏治所為爭自刮剔以庶
幾於裨益朝廷之一二至今讀
其疏凜凜有生氣夫古稱遺直
南臺豈謂無人顧余猶有說焉
葢直之分於枉也固矣抗一論

以自高震之為名直於外者也矯矯焉惟國是恤於義若嗜而峻之為坊直於内者也直於外者中有所殉直於内者直而自有難乎為參和矣乾動直而悔在亢坤主直而章在含夫直也而可自有乎自有則亢而不含

是惟栗而寬溫而厲誾誾侃侃
合并以出而我不有也夫是之
為真直諸君子必有合矣則是
奏議之刻亦有而不有可也覩
其有者以為直防也繹其不有
者以與直忘也正直壹歸於忠
厚以躋國家蕩蕩平平之治是

我同事兄弟梓而布之之意乎若曰一鳴驚人姑藉之以號於世非其好也石無當於王而玉可攻麻無當於蓬而蓬可直三人行而得師者二况濟濟諸君之成步在不佞何敢自懲其將以是刻為韋弦矣

旨

萬曆乙巳長至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

欽差巡按直隸巡視鳳陽等倉

帶管屯田馬政南京福建道

監察御史沁水孫居相書于

留臺公署

皇明留臺奏議序

留臺奏議凡二十卷其類自君道而下爲目二十有一其人自方君鳳而下後先在事者九十有七然皆在正嘉隆萬之際葢前此已佚不可考矣同臺侍御高安朱公太原孫公內鄉李公思存者之後佚

如故也乃稽舊牘參與見擇其可
傳付之剞劂俾後之君子得有所
考見焉甚盛心也先是不佞待罪
臺中欲為此書而未就暨滿九載
上計
京師謬承貳卿寺以南別書成而朱
公亦移告去矣孫公李公屬不佞

有詞於簡端不佞則惟古者御史
臺之職稱雄峻尚矣至
國朝而加重執法殿中直指郡國於
事靡所不得問而又靡所不得言
蓋以風紀之地而兼諫諍之職其
重且要若此而南北兩臺並建南
中雖去輦轂稍遠然往往

廷議有近者之所詘而遠者之所伸城社神叢之奸有能備之於近而不能備之於遠故說者謂南之與北任職言事實均而南則聲加遠焉有以也二百四十年間名儒搢士踵相望於臺端雖其人已往而言論風指猶赫然在人耳目至其

崇論竑議炳如日星今固可一揆而覩也若夫事關衮職言及乘輿則有披肝瀝血犯逆鱗而不顧觸雷霆而罔忌者其志切故其詞直也其或鈎軸歷據肘腋爲奸則有義形於色皁囊凜於斧鉞白簡嚴於霜雪者其氣激故其詞壯也至

若

朝政之興罷時事之緩亟民瘼在岩戎機在閫公聽並觀與時消息借箸而失得廉遺聚米而情形如見其思精故其詞核也總而論之則皆藎臣之極慮格人之訏謨前鑑備陳後事可師是書也其可已弗

傳乎哉而或者謂古人有進而陳言退而削草以示忠慎者又何稱焉不俟則謂人臣之道所處不一其義亦殊或地居密勿寄在腹心造膝納忠則勢無假於章牘密疏敷悃則理宜戒於漏泄若其當司耳目之寄有正色張膽之風懿

而見容則彰主之量當而加親則顯主之明言之固不嫌直實之所何慮廣自昔賈誼劉向之在漢魏徵陸贄之在唐其言無慮數萬至今焜燿史冊膾炙人口而我

成祖文皇帝嘗命儒臣盡搜古今名臣奏議類而為書以垂萬世則是

書之傳三公之志固可知也惟不佞居臺寀久所論皆瑣屑無補於時三公亦過取而錄之則信乎貂續之誚不能免矣

萬曆歲次丁未仲春之吉

奉政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前南京陝西道起補河南道三奉

欽差巡按直隸江倉巡視京營並管
京倉監察御史內江蕭如松書于
敬事公署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一

君道類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一

內江鶴侶蕭如松
高安密林朱吾弼
內鄉黄羽李雲鵠 同輯

南京河南等道監察御史

沁水拱陽孫居相
司務臨海元初余養蒙編閲
宣城庠生吴伯與同
金谿庠生周文明校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聖治疏

方鳳 正德年任

臣惟禮者為治之本而必先於正名名分不正不足以為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於賞罰賞罰不明不足以成治至於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為急不急先務則為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矣欽惟

陛下聰明睿知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

隆恩善政徧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為則可進求以堯舜之道而尚有未全者況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之作為又未知其為何如也臣請冒死陳之所謂大禮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

付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
惟遵古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
以私意參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决一月有餘臣仰窺　聖心不過篤
于孝恩不忍遽定而獻諛希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
睿聰伏望　陛下割恩從義克已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疎而當體　太祖太宗之心
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垂天下萬世之法則
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决大獄是也

太監張銳張忠等罪大惡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誠恐蕭敬等曲為救拔本司末減止作一死雖奉降旨奏恐難別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屠橋催請方纔發出而又有多官會審之旨中外聞之不知所謂會審者將以其罪尚輕而欲加之以快人心耶抑因其重賄交通宮掖而欲減之以壞國法耶伏願 陛下奮然獨斷毋事姑息將張銳等早賜處決勿惑于近侍之回護勿沮于 宮戚之挽扶使將來內臣皆知畏法罔敢作

愿則大法既正而治具張矣所謂大務者御 經筵以親儒臣開言路以防壅蔽是也雖聖如堯舜舍此無以成其治蓋 經筵之設所以培養德學講求治理不可一日而廢也 陛下經筵日講之議遷延不斷而內閣大臣動以經月不得一見且聞有造為離間之言而多方誘引者 臣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補過拾遺規救時弊不可一時而廢也今

陛下比之 卽位之初聽信漸疎而事屬左右親信者輒以有旨為辭且聞有不由內閣調停而徑自批

發者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為必當御而
內閣師臣時賜　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咨諏求
體有未安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內臣
不得與如此則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禮樂
法度之施自無不宜矣以科道為必可信奏疏之繁
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有厭心言辭之戇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或否斷之于獨而左
右不得沮如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聰明日啓而壅
政害民之事無不照矣臣待罪言職幸際　明時必

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
爲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衆邪正相勝不彼則
此而天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乞愼舉動以保治安疏　郭惟賢隆慶年任

邇閱邸報該刑部主事董基諫停　内庭操練伏蒙
明旨降調　臣竊惟　聖明在御　宵旰治理宇
内方喁喁觀　德化之成邇邇來有此　内操舉
動使抱忠之士不無懷憂治危明之慮者　臣待罪南
臺安敢自甘緘默以負此言責耶　臣聞聖王之治修
德以爲安和民以爲樂不聞其以觀兵爲事也即或
奮威昭德不能去兵然亦非其地不舉非其時不舉
非不得已不用不聞其練之於　内地以頁扈衛之

備也何者　禁庭非練兵之地中官非演習之人而
兵爲凶器尤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　山陵之行
雖以祗奉　慈命然而　皇上前此嘗
恭謁矣嘗値風霾之變矣又嘗聞羽檄之警矣
天心垂戒不可不畏邊情叵測不可不防　萬乘
至尊不可輕出推　聖母保愛　聖躬之心必
不欲　皇上以　宗廟社稷託重之身而屢櫛
沐於　山陵遠　駕之勞者則此行是亦不可以
已乎若謂必不可已則　法駕一臨人爭翼衛六

軍之師足以備　扈從之用虎賁之衆足以壯
雷霆之威又奚俟於中官之演習爲也彼皆久安膏
粱不任戈矛非有章徹超距之勇即日演月試亦烏
能恃之以爲無恐也且非獨此也　皇上玩心聖
學　秉執聖道倘　臨御之暇不欲自逸則請
復午朝盛典以　詳閱言官之章奏　召諸大
臣　面對以商確庶政之是非一日二日
萬幾憂勤其於練兵之舉非惟不必爲而亦不暇爲
矣然臣尚有隱憂者竊謂事變常生於所忽有伏在

眉睫而不自見者有近在肘腋而不及察者自昔忠之語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戎罷畜之足以爲威挾之易以起釁演習之久有不堪其勞者則怨有不遂其欲者則忿此誠有意外未測者也即今諸中官之演習者凜　天威而鑒覆轍或可料其無他然以　九重之尊不處於萬全無慮所槩於萬有一危之事以爲娛此愚臣之所私竊[illegible]過計者也夫厝火積薪難與言安而杜漸防微[illegible]伏望　皇上圖久安之計愼未然之防

將　內操之　令亟行停止并將董基　賜償原

職無使天下後世有以作無益忽遠慮爲

明時憂者　臣　愚不勝悚慄懇切之至

乞圖大本大務以光聖德疏

王廷稷 萬曆六年任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也有天下之大本有天下之大務天下之大本立而四方奠安天下之大務舉而六合寧謐大本者何切於君身者是也大務者何關於當世者是也切於君身者多矣而其爲至要者則有三焉曰清心志也曰勤政事也曰節財用也關於當世者多矣而其爲至急者亦有三焉曰備海寇也曰防虜變也曰恤災傷也夫是數者中外諸臣亦既

惓惓言之矣何俟臣愍置喙哉然事有出於本務者雖庶言之同而不厭其煩言有極於急務者雖芻蕘之賤而有所必察臣荷蒙
皇上破資格之拘弘無方之用拔之於風憲而試之以言職臣日夜激勵思竭報稱無由苟有見聞敢終於緘默已乎此臣所以冒昧具陳而望
皇上之有所採擇也先正有言曰人主保身以保民又曰人主養壽命之源蓋人主之身天下之身也人主之壽命天下人所恃以立命者也故必葆全精神順養氣體不邇聲色不恣宴

遊夫然後其心日清清則其神日定其體日康而可
永保天下之民同登於仁壽之域矣今　皇上起
居動作自有定則又聖母有節愼之諭后妃有雞鳴
之儆元輔日進格心之訓老成內侍亦時有逆耳之
言所爲縱耳目之欲以從心志之奸者萬萬無是也
臣尚冀　皇上以心爲嚴師不顯亦臨不諫亦入
毋有畔援毋有歆羨調攝一身之元氣以培四海之
元氣保養一身之命脉以延萬世之命脉傳曰天地
之道不専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今九

重之上果能留意於此則不惟精完神固與天無極而專直翕散造化同流即則百斯男之慶亦於是焉基矣故臣願 皇上之淸心志也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萬幾能不叢脞乎故人主必日致兢業率作興事於其上然後股肱良而庶事康也今 皇上春秋鼎盛睿哲益[illegible][illegible]日御便殿延見元輔閣臣暨九卿侍從諸臣[illegible]與之反覆裁決而後施行凡諸章奏必[illegible]而後批行其有疑義者則講讀諸臣

從而剖釋焉其有隱情者則臺諫諸臣從而駁正焉如是則　皇上日明習國家政事始微覺其煩雜行之既久自然融會暢合四海之利病無一不聞於上九州之安危無一得隱於下太平之風不興起於世者無是理也昔太宗與羣臣議論藹然如家人父子後世集其言動爲貞觀政要至今讀之宛如見當時政治之美今宇內之所望於　皇上者豈止於唐太宗已哉故臣願　皇上之勤政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夫財之節不節何與於民哉

蓋財者民之心也過用則必害於民用節則民受其福故古　聖帝明王寧藏富于民毋寧藏富于國寧損上以益下無損下以益上無損下以益上凡所以節用無非為民也　皇上[illegible]彰聞于天下邇因內府缺乏之歲取太倉銀二十萬兩以益之科臣進言雖蒙溫旨批答未見協然允從　臣　仰窺皇王之心蓋以邇者宮中費用較前更為浩煩內府誠有缺乏之不能不取給於外庫者計內府歲時所入金花銀百萬兩非以盡供一歲之用也蓋亦為有餘不盡之蓄

耳即宮中費用浩煩亦不宜至處缺乏之或出入之數有未稽乎 臣 聞 皇上即位初年該司禮監太監曹憲爲年例缺乏之物料事奉 聖旨目今內庫錢糧取用不敷每體朕崇儉節財之意有可減省的會同司禮監議處來說不必拘定舊例及本監查減上聞又蒙 皇上加賞此盛心也今內侍中老成忠實者亦彬彬有之 皇上誠以己意叮嚀之則諸內侍自能仰體奉行以賛成盛心費用自節即內庫銀自當贏餘而無不足之患矣此在 皇上一加

之意而已且太倉銀兩所以供邊餉及諸大典禮之用今幸北虜納欵太倉稍有積餘然虜心叵測一旦渝盟費用不貲未可知也連歲追徵新舊錢糧逋者荒旱相仍民不聊生輸納不及或致他虞亦未可知也

皇上其尚深思遠慮乎其尚慎儉德以懷永圖乎昔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惟敦朴以為天下先今歲賜民田租之半明歲賜民田租之半即位數十年優恤之詔史不絕書天下古世稱頌其賢迄今不衰

皇上自處豈後于漢文

帝哉故臣愿　皇上之節用也去冬彗星經天談
占候者俱以東南兵兆爲虞邇者私門衛又有虜血
之異血主陽陽主殺一見於浙之慈谿而吳越殘破
一見于閩之晋江而興泉塗炭倭寇之流禍者且十
餘年近日通舟之船潛伏海島雖旋却襲殺亦足稱
快然起釁之端實出于此又聞潮州地方逋賊林道
乾復引倭入犯東南多事於茲可見數年以鼓江亭
兵防漸弛幸自總兵戚繼光俞大猷等以後破倭長
技郎海邦一帶熟見習聞民間堡寨各自爲守清野

之一策尚在合無行撫按責令各處海防把總等官多方隄備奮力殲除整練鄉兵修舊城堡緩急傳呼首尾相救伺其來而絕其往今日急務也誠能按而行之庶兵禍可消而民生可安矣故臣謂倭寇之患不可以不備也馬市之開尚矣北虜輸款亦既久矣俺答已老近又爲挨落達子所敗若無足慮者然其子有如黃臺吉等掘强鷙鶩其心不測往者求索茶市今又求增其外賞豺狼無厭漸不可長況秦晉諸邊比效尤且邇見邸報屬夷長昂等攔阻各夷

貢馬因而挾賞而青王二酋又與合兵欲圖入犯[illegible]其將來恣梗為我邊患一旦如楚襄申之變焉未可知也如土番刼軍城之盟焉未可知也而可不預為之防乎　臣以為宜嚴勅諸邊謹斥堠焉固城堡焉密哨探焉又精練士著以足其兵增修屯田以足其食其叛也則奮吾之勇以勦滅之毋示之以弱也其服也則施吾之恩信以撫綏之毋開之以釁也斯則和與戰常在我而不在夷狄有以制而不制於人矣故

臣謂虜變之不可以不防也近聞各省被災之地在

在有之如山東陝西有亢旱之變河南荆襄有水溢之變蘇常有蝗虫之變廣東廣西則屢遭用兵之荼毒以淮揚一帶則黄河爲患一望沮洳寸草不長凋瘵極矣而近日又遼東地方天降霖雨河水泛漲城垣田禾淹没殆盡此其災變非小也而可以坐視乎我

皇上軫念民隱嘗問之元輔以黎民之安即欣然爲天下喜今遇有此災變之報臣知

皇上聞之必有惻然不寧者所在撫按臣以蠲徵請無不允從其鴻恩亦既丕布矣然臣愚以爲蠲免之

恩能濟之于常不能濟之于變能行於有産之人不能行於無告之夫彼災疲之地其民爲旱魃之所焦稿洪流之所淹沒兵燹之所殘毀豈惟逋負不能輸即性命且不保而不有以賑之則無復聊生之望不相率爲盜賊者幾希今宜通行各省撫按查勘如山東等處地方則止令所在有司量其災傷分數發倉多少賑濟至於淮揚一帶則不惟當有以賑之尤必速停不急之征更加撫恤之意毋徒以有限農功塡塞無窮巨浪而遂東近日水災又當人爲之賑濟或

官廪不敷則爲之多方處辦銀兩以補助之俾貧窮無告者皆有所仰給而不終於流離困苦則天下之民心舉安而無有思於亂者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是以古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誠知夫民心之向背所係甚大故如此其切切焉耳此臣 又謂災傷之不可以不恤也夫是數者非有超越之見也非有卓異之識也然而實天下之大本大務焉

皇上誠於此而亟圖之躬修力踐以倡百辟而又明

發德音布告中外使天下曉然知勵精求治之至意毋因循故事毋搪塞虛文則海內蒙休而宗社無疆之慶在此矣臣干冐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一乞勤顧問以隆　聖學疏

唐　脩　萬曆八年任

臣惟　帝王一身萬代瞻仰之身也而所以奉
天子民者不容有一時之或懈　帝王一身萬化
從出之心也而所以握符運化者不容有一理之未
精自隆古之盛以迨我　朝之　聖人相傳肇區夏
而揚休烈信合萬世如一轍也　陛下睿資天授
聖德日新英齡御極八年於兹矣信任元輔銳志治
平力挽積習之頹風大復　祖宗之舊制邇來海

内義安四夷咸服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百司庶府濟
濟相讓任賢圖治之效已章章明著矣然治功在天
下而負荷之責非在　陛下之一身乎致治在輔
臣而運量之機非在　陛下之一心乎今
陛下春秋鼎盛較之踐祚之初不同矣以聖躬之聰
明明良固未嘗自懈其時凡之勑而　聖修之極
功及是時誠不容以自緩者詩之詠成王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又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
非　陛下今日之急務耶　臣嘗伏讀

陛下勉諭輔臣張居正有曰卿受遺　先帝爲朕
元輔忠勤匪懈勳績彌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欽
此夫自古　聖帝明王曷嘗不垂拱無爲以享至
治哉臣竊意所謂垂拱者但不見其有作爲之迹耳
而其圖惟化理則固兢兢業業而未嘗有一息之自
暇自逸也　陛下端冕臨朝肅然具瞻矣而
朝廷之機務寧無一二之未究心者乎設有之非所
以法乾之徤也凝神聽講藹然加納矣而義理之精
微寧無毫髮之未洞燭者乎設有之非所以普離之

照也臣顧　陛下秉此上下志同之會[illegible]

交修之功退　朝之暇遍閱章奏凡經[illegible]

大臣之進退與夫民生之休戚時御便殿問在廷臣[illegible]

虛心延訪商確可否而後渙之　綸音播之中外

庶天下事日與聖心相流通而明良喜起相得益章

矣至於每日講官　御前講解經史倘有一問之

未達亦須少降威嚴俯垂清問俾諸臣咸得以效靖

獻之忱雖　帝王之學不在尋章摘句爲工而好

問好察亦　聖人所不廢也夫　聖學日進則

輔理之功益茂輔理之功益茂則太平之業益隆
陛下所以垂拱受成以享無爲之化者固將遠邁隆
古而近媲　祖宗矣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定基肇業之始日與楊士奇等謨謨
帷幄達旦不寐歷　聖相承紹休不怠此在
陛下繼序不忘耳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天恩無任悚亙祈懇之至

陳愚見以光 至德疏　韓　介　萬曆十五年六月上

臣一介寒微伏處草茅讀　堯舜周孔之書講脩齊
治平之理思欲得時遇　主見之實用茲荷蒙
聖恩拔置南臺畀之耳目之寄正君子得言之會也
一念芹曝之忱敢敬爲　皇上獻焉切惟人主一
身天地宗社之主百官萬民之所觀法者也
陛下涵養操持謹疾慎動誠重之矣但心者身之主
而欲者心之妬此心用之學問則日益精明而身無
不正不然忽不知其爲衆誘之牽引矣懇乞

陛下經筵日講之時與輔臣講官詢究經理退朝燕
適之際召大臣科道等官商確章奏悉從咨訪務求
至當始猶覺其扞格而久之熟慣情洽宛然都俞吁
咈之景象由是義理愈爲融徹靈臺無所壅蔽欲寡
心清本端極建　陛下之身儼然精一執中之再
見矣宮闈者　陛下之家也今孝養　兩宮友愛
潞王家庭之間藹然雍穆矣但其費用日廣而錢糧
將至于不可繼即一士庶之家亦必量入而出而後
可以致富饒苟費出無經而操其家者不爲之約束

寧能免其匱乏哉乞　勑司禮監備查內庭之供
用比往年加多幾何宦官之廪俸比往年加多幾何
不時之賞賚比往年加多幾何一一稽其盈縮而多
者裁之濫者革之定為節制寧過於簡毋過于奢務
使所入常浮於所出而　國用充然有餘則
陛下之家法卓然千古而直接克勤克儉之芳規矣
京師者　陛下之國也今觀於都人多不務本業
而以淫侈相高其房屋衣服器用務窮美麗為異常
而無籍之徒糾聚誘引雖經禮部奏須禁約都察院

節行華逐而因循日久違犯猶初都會如此安望四
海九州之遠不踵其故步哉乞
勑禮部查照原
刋禁約咨行都察院轉行各城御史查訪民間房屋
衣服等項但有違制與夫山人星相倡優之流盤據
雜出者逐一究治仍諭都市商賈不許鬻賣淫伎曲
巧貨物斯京幾有恬淡朴素之風而萬方臻蕩平熙
皡之化矣今之兩直十三省乃
陛下之天下也
近日水旱爲災固稱困窮即昔豐稔之歲民生猶未
遂風俗猶未淳此何以故蓋古者取民什一而公私

常裕今之取民十或二三而斂愈急而民愈窮困缺一用則加征一稅其後用足而稅尤不已此類甚多殆不止爲十取二三矣如之何民不日窮也乞勑戶工二部細查各省直原額田土若干賦稅若干雖不能盡如古什一之法而與之調停均節去其歷年加添之稅如京折起運之外一切不急之征盡行停止則百姓可足而積貯亦不至虛矣古之養士先六德六行而後代更之以詞賦　國初養士太學猶文行兼重而近日開科取士全重文詞砥德礪行之

事置之不講士風安得而不日趨于薄耶乞
勑備行各提學官并掌印官諭令士子以脩德敦行
爲本果有講明　聖學孝弟力行涵養純粹端方
之士爲衆所推服者責令該撫按官歲舉一二人於
朝以備顧問或量才而用之其次者優待加獎以培
養士氣或有險怪邪僻之徒重加汰斥懲戒但要諮
訪的實不許夤緣作弊上以德求下以德應青衿之
中必多賢良方正而眞才可需世用矣教養備而太
和洽萬世而下不與協和風動者並稱哉惟我

皇上天縱英明沖養和粹至德直可以邁堯舜
而治化猶未即唐虞者蓋由　聖學猶未盡純耳
臣前所陳者非不諄切而　陛下尚未見之施行
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塵瀆也如　陛下不以爲
迂謬鋭然行之則大哉　聖君不得專美千載時
難再得惟　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披陳愚衷仰裨　聖治疏

黃正色 萬曆十三年十月上

臣本謭劣蒙　恩拔擢叨冐南臺日夜兢兢惟恐不稱任使偶有一得不敢隱諱謹條爲三事伏惟
聖明採擇焉
一曰酌治體夫治道過寬則弛弛則廢國之法過嚴則刻刻則盡人之情惟於寬大之中稍存節制之意斯所以稱大猷之世邇者　皇上加意黎元振刷吏治肯綮　國稅減刑罰而竹篦枷號且有制矣罷

酷吏逮贓吏而餽遺驛傳胥有禁矣斯不亦寬嚴並濟千載而一時者哉顧臣以爲當兹治平須踈用中典斯天下可守而亦可常如小民無知偶有過犯則擬議奚斷無令過求竹箆枷號無使踰制寧罪浮於法無寧法浮於罪至於憑恃刁惡豪橫作奸不可桀事姑息者當令有司盡法處治毋徒希長厚之名而廢詰奸之典不引蠅之外而亦不推蠅之内不緩治之内而亦不急法之外寛而有制從容以和就如官吏不良廉得其狀則重而逮治次而罪謫次而罷斥

又輕而降貶尊以自作此何足惜但以全盛之朝
令氣象寬裕無令促迫竊謂一切文罔似宜少寬寧
爲冕旒之蔽無寧爲淵魚之察寧爲黈纊之塞毋寧
爲數計之求昔賈誼有言曰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
則堂卑又曰上以節義廉恥待其臣而臣不以節行
報其上者非人類此言誠於治理有切 臣願
皇上繹之也

二曰正士風夫向者 國是不定邪正混淆暴戾者
好謗訕柔奸者務依阿三五爲徒是非顛倒鬨行一

政郎群起而議之閧用一人郎同聲而非之或陽以爲是而陰以爲非或指陳於東而實心向於西千態萬狀在處而有此皆足以眩觀聽淆是非然猶其小也又有甚者今日 國是稍定羣工方將協恭和衷乃一二巧僞者欲藉口諸臣以自文其過嘵嘵然無故而造爲不平人人自疑而不能安其位若有甚不得已者 臣竊惑之夫諸臣慷慨激烈扶植綱常其中賢者誠多第以清明之世豈有蔽賢之人哉又誰不欲賢者安位而行志哉況諸臣之中固有間被指摘

者亦有從無議論者彼累爲此恣睢不平以挑釁生
事則諸臣之疑忌實自若人起之而又誰咎耶
國是將定而復撓人心將安而復震彼自爲計則深
爲 國計則甚謬矣此士風最好者也伏望
陛下於諸臣則信任勿疑益堅其和衷之志更乞
勅諭各衙門自今已後惟勉脩職業毋得藉口諸臣
以挑釁生事亦無得謗訕比附以撓亂是非有故違
者容 臣 等指名叅 奏即時處治庶人言知儆而
士風正矣

三曰愼章奏夫進言者孰不曰　主上嘗親覽奏章固矣然猶未得其要也章奏無體則

聖覽弗便是故對　君之言貴顯易不貴艱深貴簡切不貴煩多試觀　國初諸臣章奏類皆明暢簡約而款誠要旨俱巳竭盡彼誠得其體故也邇者人多好逞其才辨自鋪揚條陳建白多者動經一二十章少者亦不下數千言卽　主上神聖或不厭其爲煩然以人情論之不惟屈聱牙驟讀難以通曉且長篇累牘雖展玩移時尚未能悉終其說竊恐

聖覽過勞而厭倦易生矣文雖工何益哉是欲下情
無壅蔽莫若　皇上親覽章奏欲
皇上親覽章奏莫若定爲章奏之式如薦某人則直
書曰某事某事可徵劾某人則直書曰某事某事可
驗以至當興當革皆據事直陳達意即止無務艱深
之語無剿支蔓之說庶乎　皇上一覽而大意可
得　聖神不勞而上下之情通矣臣款款之誠不
容自已故罔識忌諱仰瀆　宸嚴伏願
皇上留神省覽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敬進芻蕘以隆泰運疏　王學曾 萬曆十三年七月上

臣伏覩　皇上年來勵精圖治易轍改絃罷內操以消隱憂錄建言以來忠讜步郊行以祈雨澤減燒造以節財用降召諭以隆太交行賑恤以拯災疲責有司以重民瘼諸如此類不可殫述即古堯舜禹湯文武復生不是過也蓋誠千載而一時者臣待罪留臺奉職無狀舉手加額謂上有　聖明之君則下多藏拙之臣臣方將順之不遑奚敢過爲搜求掇拾以瀆　天聽但臣一念戇直生平自許偶見時事

皆 皇上意旨之所及若恐一時之奉行未當與
泥夫相沿之積習或於德意未能盡宣也故題覆沒
則關係乎政體提調濫則關係乎育才斷免偏則關
係乎 國計商榷多則關係乎王仁臣有一得豈容
緘默以負 陛下故忘其愚陋不識忌諱直陳於
陛下伏乞 陛下虛心采納焉
一曰慎題覆以一政體是也臣每見邸報捧讀
聖旨惓惓以有司阻撓 德意玩視勘合爲言眞
可謂明見萬里外矣夫有司阻撓由文移太煩也文

移太煩由題覆未愼也近來言事諸臣每建一議畫
一策或出一時意見或得道路傳聞未必言人人同
亦未必言言皆當也所貴部院大臣虛心爲政體謀
一切題覆當權時宜酌事理勢必期於可久法必準
諸典章或宜於上而不宜於下者不妨行查或便於
此而不便於彼者不妨酌議可則明言其利而當行
否則明言其弊而當止務使政出而信如四時令行
而堅若金石當行者載入考成轉行者嚴其查罰則
有司孰敢不遵奉者乎乃令不然或甲是而乙非或

朝更而夕改方行而復止方革而復設議者各一其見覆者各一其詞其中又有不及致詳與行之便否而漫爲覆　請者是皆因人題覆非因事題覆也大臣謀國果如是哉文移既煩觀聽自玩又何怪乎有司之停閣而扞格也臣自受言責以來每見諸臣之條議部中之題覆不知凡幾矣各省之奉行謝報者能幾何哉問有奉行者不過循故事取其不違依准而已一目而束之高閣粘壁而徒懸觀聽至叩問之有不知爲何事者識者能不令人扼腕嗟嘆哉昔申

公之告武帝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臣
以是爲今日望也伏乞 勅下部院大臣以後題
覆不厭詳愼務關大體務期可行旣覆之後註入考
成以便稽查凡有司給由朝 覲冊內俱要逐一
開註奉到勘合完與未完件數撫按及部院嚴爲稽
考比照錢糧積穀分數事例完不及分數者照例查
叅則政令一而久玩之人心知儆奉行專而
朝廷之德意可宣矣
二曰重提調以育人才是也 臣 近見邸報

皇上申諭吏部慎選有司無非爲教養斯民計也德
意亦甚善矣臣聞古之帝王莫不以興教化育人才
爲首務則首令之設豈爲牧養斯民已哉蓋將以師
帥之而提調作養之責屬焉夫用人不可以資格拘
而提調作養興起人才則又有不容以不拘者每月
朔望視學面與諸生講解此提調事也匪由科貢則
不能每歲則有季考三年則有科考此提調事也匪
有科貢則不能即省直提學條約內亦首重之矣邇
者故相擅權倡爲三途並用之說而貢途援例等輩

日奔走其門納賄以求美缺而所用者皆張居正王篆輩之私人也以致矯枉太過遂有以吏員而作令者如即令山東沾化等縣之趙蛟楊果輩是已官生作守如思恩姚安等郡尚乏人才上下猶未爲窒礙也即令如湖廣之衡州寶慶皆郡之至煩人才之傑出者亦以官生守之一切考校提調之事將責之正官乎勢既有所不可將委之他人乎情又有所未安體統混淆僚屬多生嫌隙考校盡廢人才何由作興誠數郡邑之一扼也矧巧猾之徒每善承乎上官或

梁之家尤易獵乎聲譽當事者特未之思耳即使吏員而有異才官生而有時望自當優以別秩奚必責以提調爲哉此皆故相之弊政且長奔競之風也伏乞
勑下該部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趙蛟等速爲議處仍慎選以充其任以後郡邑不必處以雜流以妨考校一應門納事例原爲助大工今大工已完速爲停止以清仕路則提調之責不至虛設而地方人才俱有賴矣

三日酌蠲免以裕國計是也臣近接邸報戶部覆奉

聖諭將萬曆八年至十一年止一應帶征錢糧盡行
蠲免仰見　皇上軫念民窮因旱行賚欲假此以
少甦其一二甚盛典也臣復何言第臣作令時曾見
皇上蠲免萬曆七年以前帶徵錢糧其中貧民拖欠
者固有但勢豪大戶任意延捱積猾刁民包收隱匿
者良亦不少也自一郡言有民淳事簡州縣節年錢
糧全完而無帶征者則此州縣也未蒙惠矣自一邑
言有良善畏法之家每遇錢糧派出則竭力早完而
無帶征者此一家也未蒙惠矣自一戶言有良善畏

法之人無逋錢糧派出則竭力早完而無帶征者此一人也未蒙恩矣雖奉　明旨委官清查包濫隱匿等弊安能盡令通縣小民而一一查審之畢竟俱成虛套反屬騷擾此臣所親覩其事不若不查之爲愈也故小民有云蠲免帶征止利頑民不利良民有味哉其言之也除萬曆十一年以前巳奉　明旨蠲免臣不敢再議外但臣偶得於道路者三說可以爲善後計者又不容於無言也議者有曰　聖恩欲通行蠲免宜於下年未徵錢糧定爲減免分

數須行天下庶無貧富無大小無良頑皆沾
皇上之恩而無向隅之悲此一說也議者有曰近來
錢糧頭緒太多額派加派逓年多寡不一有司先期
開徵派单後期方且吏胥易于爲奸小民莫可稽查
又有積猾糧里先於布政司未派時賄緑用計飛酒
倉口奸弊不一莫可覺察夫派单既遲則催徵必緩
舊者未完新者復至則舊者遂成帶征矣今帶徵者
既可免孰若部中派单先期給發酌量緩急題
請量寛減其欵目科則使民易於輸納則寛一分小

民受一分之賜此一說也議者又有曰與其通蠲帶徵孰若查節年各省報到受災地方凡經二年以上者帶徵方為蠲免此一說也凡此皆便宜之策而有裨於　國計者伏乞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定為經制以後凡遇　聖恩不妨下部議擬上請照例施行斯為畫一之政也其以後年分錢糧行令各省撫按官通行有司催徵設立易知單限分定限期責令里排照依赴比杜吏胥之隱匿禁積猾之包攬如是而錢糧不完者未之有也其各州縣報到受災地

方責令核實定爲分數詳報具奏方爲減免則奸弊庶可杜耳然臣猶有說焉曩歲見皇上以覃恩詔免徵七減三仁恩溥矣但減三之中又有各王府祿糧各官俸薪各衙門諸役工食勢有不容減者部中未見說明而小民執以蠲免爲詞撫按有司不得已倡爲措處之說或移東以就西或科罰以湊補此豈皇上蠲免之初意哉合無以後凡遇蠲免部中俱要申說明白起運存留某項應免若干應徵若干各府祿糧與各官俸薪等項不在免數之內庶有

司可使遵守而小民俱沾實惠矣
四日清關榷以溥王仁是也　臣　近見邸報捧頌
聖諭朕無一念不在小民大哉王言其眞聖人之言
乎　臣　竊謂士農工商皆人君之赤子商亦民也伊尹
一夫不獲視爲已辜苟恤農而不恤商豈爲安民之
長策哉古者關市譏而不征此王者仁商之政也今
不可復矣獨昔今日之征商反漢唐宋之不若者　臣
切感之遠者無論矣　臣　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委督
抽分偶有感觸如上關抽分木料等貨方在蕪湖地

之至南京又一抽之夫蕪湖之抵南京也如遇風水之便僅半日程耳貨尤未賣也一抽於蕪湖再抽於南京不亦苛乎臣每抽稅見諸商咸疾首蹙額而呻吟其苦者矣卽一南京而他省可知也又如臣省廣東南雄已立橋稅矣南雄之去贛州僅二三日程耳貨尤未賣也一抽於南雄再抽於贛州不亦苛乎臣每見鄉里經商南都咸疾首蹙頞而呻吟其苦者矣卽一贛州而他省可知也其中又有昔年原未設立抽分近爲壟斷奸民告納稅餉而新設者他無論巳

如臣省韶州府英德之浛洭是也始因奸民告餉官府利其商税因而成之初年告餉納銀五百次年爭者則增以一千矣又次年爭者則增以一千五百矣日增月益今聞增至萬計矣初年止抽下水之船今則并上水者而抽之日逐食用之具酷筭無遺矣加之吏胥之刁難官府之剥削書筭之夤縁守候之稽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里中每多經商于此向聞其愁若嗟怨尚未之信今臣親督抽分而見諸商之控訴則所聞者信非虛語矣即一浛洭而他省可知

也夫江南之民田地稀少民間無耕此以營生今
國家之征求日覺煩重而下民之生理日就蕭條以
致商旅不行亦非盛世事也　皇上深居九重雖
念念在民而諸臣未有爲此言者　皇上豈能一
一周知乎伏乞　勑下該部通行各省直撫按官
逐一清查酌議果有如蕪湖之於南京上關南雄之
於江西贛州相去不遠而重稅者及非原額設立而
妄行告稅如英德之浛洭者當裁則裁當併則併其
中各關稅亦有民間日用柴米蔬菓等物不當稅而

稅者亦量爲裁革務從寬恤則關徵庶其不苛乎夫
言及題覆之浸則大臣所不悅言及用人之濫則雜
途所不悅言及蠲免之偏則奸頑豪右所不悅言及
關榷之煩則當其事者或悅或不悅然臣一念犬馬
微忱則欲爲政體惜欲爲人才惜欲爲
國家惜欲爲商民惜其悅弗悅奚暇計哉儻蒙
皇上諒臣之心察臣之言俯賜容納或失於前者痛
懲於後相沿於昔者改正於今則政紀肅而有司無
玩視之心守令重而人才有興起之地蠲免既均而

貧民咸沾實惠征榷不煩而商旅咸願出途誰謂堯舜熙皞之治不復見於今日哉

條議國家事務乞及時經理疏

王許之 萬曆六年任

臣竊惟國家之大事有三宗藩其衛也漕河其計也虜市其藩也我皇上英賢睿德親賢圖治舉百度而畢張于此三者宸衷非不惓惓也建白之臣非不諄諄也顧終不免因循膠固使譚理道者亦以積薪病腫憂之夫焚救於曲突醫視於未見失此不圖火將大燃而疾痼既深又何所救藥是故通時勢之宜破拘攣之見正今日事也臣備試南臺日

夕恒兢兢焉縈心時務以圖報塞然不敢指摘小事輕爲瑣瀆謹條三議上陳　睿德倘蒙採摘乞
勑集廷臣會議而損益之求至當而力行之則宗社生靈萬萬年有永賴矣夫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今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此三者正非常事也臣是以不勝祈請之至

計開

一曰宗藩之當議臣聞協和平章始于敦睦大封同姓以藩王室從古帝王未見薄視其宗者近接

恩詔首及宗藩者四條臣有以仰見
陛下親睦之盛心矣顧齒繁而祿有限額具而征不
給沉離困憊之狀節經言官道之詳矣其議欲處之
者不曰立限子之例則曰序親盡之法不曰賢達許
出仕則曰庶人聽自便夫嘉靖列省削抑已盡關係
潰裔更始爲難脫有不終誰其任之宜乎該部之靳
於覆也然則將任其極而不爲之所乎臣以爲治
國猶家也善理家者操一家斂散之權而齊其盈縮
則家不匱今宗祿固不給矣而冗官之祿獨不

可汰而助之耶臣之府瑞州也屬止三縣設管糧捕盜通判二員首領官四員管糧者不可缺而復裏盜少同知可兼捕也首領原無多事四員可去一二也所屬高安上高新昌各主簿二員其縣不如南昌豐城臨川廬陵之大而官多過之則可減也高安所屬洪城陰江二巡檢設在閑村官止住縣應差是可省其一也臣又甞任屬高州矣通判一二員討其合府錢糧不及江南小縣追徵皆屬縣官通判徒虛是可省其二也夫衙門之冗官不獨臣所見二府三縣試

通查之可汰者多矣天下儒學府五員州四員縣三員往者歲貢濫寬儒林清秩徒以贍疾哺老近行六人同選之例六人不中再倍選之法亦嚴矣然年少能文希躐甲第者恒懷不足之望山州草邑弟子員少有廩未幾而旋即貢者不無速化之驟臣以爲徒取充年例之數也不若將府州縣學各減一員慮其壅也則每年考貢照舊一正一陪壯且文者取之否者聞亦遙授冠帶是貢途一清也天下衛所有指揮千百戶鎮撫司等 國初軍額衆盛官一稱之近

則軍火官多　臣以爲此輩皆　恩廕不可革也而比試之規犯罪之條則當申　祖制以酌行之其初襲也必試强勇謀藝者取之疾弱優給冠帶閑住藝疎者許再次赴試不中亦間授之仍付劄許身後子孫試襲其犯罪也當依律條科擬公罪通考黜陟私罪笞者附近杖者觧見任降等重者從重毋槩狥還職立功之情則用舍之間寓選將之法是武職一清也夫汰一官不但省一祿且免一官之擾即其所省俸照舊編征改充　宗祿以彼之盈濟此之虛未

必無小補也然猶有正本之說焉　宗室之貧不
專係祿米也奢侈使之也　國初各王府官選用得
人輔導有賴正統後漸弛矣員缺不補者不任任者
匪人至宗室犯法者紛紛近日弋陽等府之事可懲
也夫宗之與民孰親令王官不如民牧可乎　臣愚以
爲長史教授等官當取賢能者任之凡各　王府定
之以宮室器用之數嚴之以僭侈淫賭之條限之以
名封婚嫁之期各宗有犯輔導官得以舉之王王得
以法行之　王之自治有愆或治宗無法者輔導官

得以諫正之大則令撫按糸奏之凡有長史教授之
府兼差一才力内臣以協之遞年一換不涉民事專
務覺察而舉以正於王焉至輔導官與内臣之賢否
又聽撫按考察舉劾銓部而一體陞斥之賞罰之則
内外大小繩繩相制惟正之供儉而益裕是亦安宗
藩權宜之策也若謂親王祿厚得從郡王遞減儀賓
家富優其禮而裁其俸　宗室繁盛之都當量移別
省以分其勢三者亦可行也又恃在
陛下之宸斷耳伏候　聖裁

二曰漕河之當議臣聞懷襄滔天虞廷申戒劾子河決宣房興歌黃河之治從古難之至我　朝兼用漕矣今日兼治淮矣蓋難之又難者也比年所患在人在財付之無可奈何近蒙　皇上軫念時艱勅才望大臣總之選賢能部司分之捐積貯錢糧而便宜之故今則非無人財之患也患不得其治之之法也臣究心於此舊矣敢以得於所經歷所稽謀者而論之夫水無所歸而後泛濫則淤其勢然也自雲梯關塞草灣口小而徐邳宿桃之患極矣說者謂草

灣不足容也當求雲梯之故道不知淤積高遠亦濬爲難況舊口逼淮城便淮水遠之恐不速也可復之乎有謂當求入海之口以殺其流者不知河水于毋從來不分禹之疏九河者上流之水緩土堅也若其入海則九河同歸禹亦何嘗折之乎有謂當求老黃河者策近矣顧自徐邳之大河口約三百餘里一路河身高出於岸宿遷而下漸逾城垛欲暫放水於缺口截上流而一一以濬之則聚米畫脂日亦不足況水起沙湧何所容力欲盡塞決口速還水勢令其斗

冲則道理遼曠入口曲折倘水舍河身性卑之冲則或缺房村而穿靈壁缺及溝而趨夢湖缺宿之孫家灣桃之成子等河而　祖陵之驚泗淮揚之患又不勝言矣臣以小浮橋之衝此天之所以與陛下救徐邳之民崔鎮口之缺此天下所以與陛下救徐邳之民也今若將徐吕以下沿途一帶築隄以來其流又用混江龍順水滚沙因而導出崔鎮之口任其通賭老李等湖由魚溝達黄河出灌口以入海桃源而下築隄斷流引淮水從天妃閘出大河

口稍加疏濬使之會黃江濟運道則因川澤以爲下地形卑濫不拂黃淮東流之性利一也諸湖浩蕩可容數千里之巨浸利三也黃淮相會于近海之湖以海爲壑可免内侵利三也淮得所歸倘高坐湖水漲之則或剔支河射陽湖以入海或循新河故道由天長六合以入江衆水皆有所歸利四也說者謂逆從漁滿不免湖波之險然湖不如海高寶亦湖也何妨於運水息而運以濟利五也雖然猶止治其流也何源之水其出也本無幾自合長途之諸客水而後其

積廣至夏秋之淫雨而後其勢張盖井田廢於阡陌而神禹溝洫之則壞遂不可復是以雍豫梁冀之墟牧地平衍無所蓄水一經洪霖彌漫趨河舉而歸之一淮斗浦盈盛固其所也今曰不可井矣而溝洫之制獨不可復乎 臣以爲籍數省之有戶田者而程督之使之人治其田田自爲洫洫合爲溝蓄水以備旱潦而入河者少是治田之中兼夫治河此非 臣私言也先 朝臣固言之矣都御史葛守禮等曾請行之以捍虜騎矣 臣舊年過臨清關山東諸臣亦曾論及

此也顧無有以倡之者耳試一行之民不勞官不費其利溥矣設謂山東河南土性疏浮不可疆然神禹畎畝距川是數省皆作貢之地也豈今日之土又一變乎若夫未事而先度土之勞方事而求工作之實既事而預桑土之戒此又在當事諸臣之效忠也伏候

聖裁

三曰廣市之當議臣聞周宣脩行儼祝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萬世而下談者美之我

皇上德軼虞周虜酋納款于時言于都市者非不紛

紛賴廟謨斷而乃成再八年久矣無論省餉增築卽
降敵中之生靈全活蓋不知其幾者 臣 于今有可言
者焉今之款互市者有曰狼子野心狡詐不常爭奈
搶奪逆兆已萌嘉靖年間之事可鑒也 臣 以爲餓虎
之喙方倖得肉俺荅尚存不卽敗盟此不足慮也有
曰虜入教場戲慢無禮市宅買器撞驕陵自恣晉室五
胡亂華之時可鑒也 臣 以爲逍遙生心鷗鳥不來旣
欲撫之此不能禁也又有曰虜馬抽筋市後多弊違
禁貨器彼得利而我反之 臣 以爲互市之意原不在

馬茍有以待之此亦不足怪也臣之所慮者在無兵馬非無兵也無新募敢戰之兵也盖虜未市之先憑險隘守之足矣方市之日權威信馭之足矣若敗盟之後變在堂奥非戰不可今衛所之軍從幼至老摧挫百端日銷月磨氣力已隳而本折銀糧難充飢餧雖主客不同其不可使戰均也故二百餘年邊功不競者坐此耳昔韓琦言京師若禁衛之兵肥弱賊嘗輕之乞增募土兵利其善戰今之衛所即宋禁衛也此何時也可費增募以備戰乎然臣所謂增者非敢

即召號於三鎮之間以疑虜也亦非敢別求於額餉之外以疑國也查得各邊馬步官軍原額八十六萬五千三百有奇今不止少三分之一矣而客兵餉銀則每年合用一百二十萬八千四百有奇山西擺邊民壯約萬有數千每名半年支銀七兩二錢總計九萬有奇是與其收疲憊以頻更番孰若即此而轉移照南兵工食而稍減之則原募之下有勇夫也京師有外省之軍年例上班徒備工役若以京軍應役而扣班軍之月糧行糧又清在京虛冒役占者而改募

則京營有兵也州縣原設民壯以備倉卒今則徒供
差使若申嚴有司練兵之賞罰而　勅撫按總參以
令操之則民壯皆兵也其應設于薊遼延寧等地方
即就彼募之其應設于貢市三鎮者或集京師或併
隣鎮或練之附近州縣毋使虜中聞而疑焉蓋舊軍
之氣易折新兵之銳難當布置既定在我有隱然虎
豹之勢如市可久也則明禁其無厭之策申諭以陵
替之罰虜人自守盟納款之恐後萬一不然制之自
有餘力矣古云教士一萬橫行天下李陵三千衆岳

飛五百騎皆能破虜而今何謂虜之强哉臣以爲是
舉也不但爲貢市謀可服東虜制西番貞我
國家轉弱爲强之大權也說者謂
祖宗設兵之制不可變更不知太祖嘗長驅逐
北矣成祖嘗三躁虜庭矣彼一時也軍新而銳
今積衰之漸不得不增也况兩廣多寇非無軍也
先帝俞撫臣之請章程設兵然後平靖此邊也者正
朝廷之肩背藩籬也何惜不爲乎若夫偵探斥堠之
當謹軍士剥削之當禁屯田馬政之當舉當事自不

敢懈也臣何贊焉伏候

聖裁

恭請視朝疏　　李自謙 萬曆十七年六月上

臣惟上下交而其志同名之曰泰乃所以聯其交而通其志者莫過於視朝勢分靡隔形跡罔間君令臣共情意浹洽若元氣之流行貫徹於兩間而無阻塞不通之處其所關于 國體民情政教號令非耿小也自古帝王及我 祖宗所以稱聖明於今昔者大都以是為首務我 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兢業萬幾昧爽視朝日夕惕若遠邁帝王之芳軌近守 祖宗之成憲天下臣民所共仰久矣然自去

冬十一月内迄今春正月中暫輟視朝該戶科給事
中楊其休一本覲臣雲集闕下拭目仰觀懇乞
聖明益加振飭以慰群情以勵人心事奉
聖旨朕因動火靜攝暫免視朝這所奏知道了該衙
門知道欽此臣竊謂一時動火調攝若易易耳近閱
邸報復見鴻臚寺挨出　聖諭仍因動火免朝傳
令面恩官員候過三次具本　奏知不必再補則動
火蓋數輟朝亦屢矣夫　皇上以祖宗列聖付托
之身天下萬世仰賴之重乃至動火靜攝輟朝如是

臣容默默已乎臣聞太極之理判爲陰陽陰陽動靜互爲其根分爲五行化生萬物未常一於靜也惟聖人則主靜立人極此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實非離動而爲靜也但不妄動焉耳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聖人主靜之學不離乎動而爲言也况天下之大億兆之重四方臣庶若見若辭若謝若貢日麟集於輦轂之下孰不翹首拭目快覩

天顏匪但如科臣所奏大計諸臣已爾此可令不遂其利見之願哉

臣仰窺 皇上愼重之意誠慮動火而視朝則火因之而愈動耳臣愚以爲當朝之時雍容端拱於淸穆之上而大小臣工祇服奔走於堂陛之間猶足以宣暢精神涵育性靈火似不能動也臣又伏讀
聖諭嘗以靜攝爲言矣然不必求諸屋漏淵默之地也誠於燕暇無事之際時 御便殿召見輔臣講明身心性情之微考究養德養身之要彼其閱歷旣久識見爲眞忠貞旣篤開導彌殷必能大有補於靜攝也且言及國本則 聖心爲 宗社悅言及民

瘼則聖心爲蒼赤悅言及除奸任賢則
聖心爲進退人才悅言及納善從諫則　聖心爲
福我　國家悅蓋至是則心和而氣和氣和而形和
百邪不侵萬壽無疆火不期息而自息雖視朝何傷
哉伏願　皇上體太極動靜之理繹行止光明之
說念大臣啓心沃心之益察斯世斯民仰望之切當
靜攝則靜攝務求所以安養之道當視朝則視朝又
適得乎智臨之宜庶幾哉動靜惟時光輝明著
主上臣下通爲一心宮中外庭聯爲一體藹藹乎泰

和盈宇宙矣君道之盛何以加玆臣欵欵之衷不識
忌諱敬攄一得於　君父之前仰凟
宸聽儻蒙　俯賜俞允採納施行天下民生幸甚
臣愚幸甚臣不任懇切悚仄俟　命之至

乞慎喜怒審好尚辨忠邪節採納疏

林培

職以一介草茅荷蒙　聖恩拔居言路夙夜兢兢勉效涓埃以付任使從前條議略見施行近爲兵部黄選檀濫内臣盜溢臺諫諸臣未言職亦未言皇上于諸臣斥逐謫降有差職得及于寛政薄罰供職是職以往之官　陛下所賜也職一日未死之身　陛下所留也　陛下不奪職官職何敢愛官以負　陛下　陛下全職之身職何敢愛身

以負　陛下況　陛下既罪職等不言職復有
言不盡是益其罪也職之所言不出慎喜怒審好尚
辨忠邪節採織之四端或匡救于　聖怒方殷之中
或條議于　聖心未回之日強之以所不爲止之以
所不能已送耳批鱗罪當萬死職不難一死以悟
君心言行身死且有餘榮言不行而生有餘愧請盡
言無諱而　陛下留神終覽焉
天子喜怒上通于　天喜怒當則天地之和氣至
喜怒不當則天地之乖氣至　國家承平二百年

使俾不敢有所播弄奸雄不敢有所睥睨者此一線
之言路摘奸檢而防壅蔽耳自　陛下裁省言官
之言雖不盡納然一事失錯罪止一事少者一二人
多者三四人未有一事而波及三四十人者閣臣揭
救雖不盡行然必略寬一二未有因閣臣之救而反
加重者頃為軍政內臣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斥
吳文梓劉士贍未已也因而斥區大倫張同德又因
而斥俞价强思又因而斥南北臺省耿隨龍等二十
三人挫折亦太甚矣閣臣救之不聽九卿救之不聽

閣臣再救而邊方之旨下矣九卿再救而削籍之
旨下矣中外臣民轉相疑惑謂　陛下平日以禮
大臣胡然一旦咈忤若是言官職司耳目胡然一旦
挫折若是意者　陛下意有所欲爲恐諸大臣與
言官之妨已也先示以必不可犯之威杜大小臣工
之口然後爲吾所爲無不如意乎且歷大倫張同德
固嘗論徐文璧者俞价強思固嘗論沈思孝江東之
者　陛下不加罪于抗疏建白之時而加罪于當
言不言之日中外臣民又轉相疑惑謂耿隨龍等二

十三人必其平日有他論列不當

聖心特借不言以去之使進不蒙直諫之名退甘受斥竄之辱于是人人以言為戒恐 人主不聞至過非 社稷之福也夏之臣等五人以搜贓被斥人將謂 天子貴貨而賤耳目之臣非所以令百姓見四夷聞也不崇朝而斥逐臺省三十四人非明聖之世所宜有也職願以一身性命贖諸臣之官部大臣累疏爭之不足惟一死可以悟君心職死而 君心悟 國體全賢于生也然

職雖死矣詎敢一日而忘　陛下之恩哉審好尚
辨忠邪節採織之三事請畢其詞焉職謂好尚之當
審者蓋有感於刑部司屬之以搜贓獲遣也夫費甲
金隱匿堅贓物　皇上追究之爲正法也非貧之
也刑部連日比併未有實跡且疏
上請其中甚有不得已矣彼司屬獨不見巡城之五
御史乎豈其不愛一已之官而苦爲費甲金回護情
固可推也　陛下於司屬則降級調外不諒有不
得已之情於堂官則姑且不究不全其大臣之體恐

君子者雲附而影從小人進而天下之爲小人者朋比而類集此世道升降之機　國家治亂興衰之故　宗社生靈休戚安危之漸皆决于此也願
陛下留意熟察于君子而任之不疑于小人而退之必遠以自爲　社稷計毋兩賢而兩任之以釀無窮之害職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職爲採織之當節者蓋有感於撫按之爲織造罰俸也
陛下織造羊絨撫按以災疲請而不納矣採買回青部科以事干外夷請而不納矣湖廣撫按以魚鮓罰

倅蘇松撫按以織造罰倅矣通判以織造削籍矣應天織造分四運而費至十萬矣夫撫按為陛下肅清百僚澄清天下豈飲食衣服之是司通判雖職有思存然民社攸寄非止叚疋一事也為一服食之故而令撫按蒙罰通判褫職是陛下所用以彈壓地方者日奔走以供服御之需而不足郡邑之官親民之吏舍其職業竭民膏脂惟求上供無負以逭巳罪非所以彰　陛下卑服康功約己厚民之休美也況陝西外連强虜百姓疲痼不

支必折而入于虜撫按控請之詞備悉艱危困苦之狀回青原非　中國所有應天一年而加至二萬五千餘兩雖所費者工部之料價而舊京民力已殫嗷嗷之聲盈滿道路矣為羊絨而令邊鄙之民甘心以倫于夷為回青而令奇好之聲交騰于外國為段疋而令　簡書之臣不安其職郡邑之吏莫必其命竊為　陛下不取也庶人必保其家而後飲食衣服有所取而不竭　天子以天下為家靡外府之財竭百姓之力以供服玩之奇年復一年極敝不支

恐室家自是不完天下嘖嘖多事矣飲食衣服豈日
可缺職不言停而言節誠不敢望盡如
國初之舊但遇撫按陳情部科執奏必令查
陛下即位初年之數過溢則損之復還罷黜之官罰
俸之令毋及于撫按生靈受福無量職以觸犯獲罪
雖死不憾抑職又有隱憂出于四端之外者
陛下設立閣臣非以託腹心乎設立六卿非以寄股
肱乎設立臺諫非以通耳目乎設立撫按非以示彈
壓乎　陛下初年信任大臣優容言官撫按條議

間有施行天下想望太平之福邇年以來宰執難售
造膝之謀臺諫難進犯　顏之規撫按爲百姓請命
任哀鳴而不恤執法而抑豪强則逮繫隨之是
陛下視大小臣工無一可信也不信宰執不信六卿
不信臺諫不信撫按　陛下所信者誰乎天下無
事則已有事職見　陛下孤立于　朝也職以嶺
海迂踈待罪言官憫時事之日非恐　皇心之未察
又思諸臣連篇累續　陛下庸若罔聞反伏思惟
非剖心無以明忠非捐軀無以悟　主

陛下操生殺予奪之權　雷霆之所繫無不摧折
有萬石之所壓無不糜滅者敢以死之一字嘗試于
陛下哉惆時憂　國觸目激衷耿耿丹心不容已矣
伏乞　聖明少加裁察下閣部伏議如果職言可
採將一時斥謫南北台省三十四人併捜贓司屬織
造府佐各復原官或量加罰治以示懲創孫丕揚沈
思孝江東之李植分別忠邪定其去留毋或疑貳各
處採買織造查萬曆初年數目施行而後治職冒犯
天威之罪死不足爲職患亡不足爲職憂投諸四裔

以禦魍魎不足為職辱言官死言死其職耳
皇天后土鑒照職心職無所悔若悚惕于
雷霆之威震悸于死亡之誅緘口結舌上負
天子下負生平職死不敢職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乞克己恤民疏　章守誠

臣聞之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未有不召自至之災亦有有災無應之理惟聖帝明王遇災知懼則災轉爲祥也今年自二月至今災異之生殆無虛日順德地震星隕矣山西天鼓鳴星墜如火矣宣大又地震真定又星隕矣河南山東北直則風霾晝冥傷人傷畜傷麥矣倏紅倏黑兵器起火光矣今臨洮又天鳴地震矣京師亢旱禱雨不應矣

上天告譴何啻諄諄變不虛生禍亂將至尚可泄泄

然視爲治安之世耶東南地方三年患水去年旱災尤甚幸蒙　皇上破格蠲賑飢餓之民寧死不忍爲非而轉徙流亡終莫之救乃今二麥雖熟斗米尚易錢百四十文父不保子夫不保妻苟得升斗以延旦夕安慶廬州等府今又疫癘盛行民死過半城鎮罷市村落斷煙麥被野而不盡收田荒蕪而不暇顧古云十室九空嗟無財也今則幾無人矣民困至此能不寒心頃者　皇上深念　天變示儆特發

德音笞杖減徒流審矜疑寬重辟惕然謁然惟恐一

夫含宽上干和氣即古　聖王動天時幾之盛節
無以尚矣臣又何容置喙然臣愚謂今日修省可以
仰荅天心者莫要于恤民尤莫先于克巳恤民者
陛下修政之事克巳者　陛下修身之事要之皆
自修省德意推而廣之也望　聖明垂聽焉律載
不應得爲而爲之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笞杖相去
凡四等今天下問刑衙門除徒流外不論所犯重輕
一槩擬杖若笞罪不惟問官弗知即法家亦曰莫之
有行向年曾因條陳一申飭矣而奉行者能幾今

聖諭釋放見監笞囚臣恐海內郡縣無笞囚可放也
應笞而杖之寃皆向隅之泣也徒流以下通减二等
此五年欽恤之例今令獄等擬審蓋遇告肆赦意也
但無知小民誤投法網以本罪而喪身亡家者何可
勝計若通獄之例止行于見監之囚亦惠未徧耳惟
通行天下至年終而止或文到之日一年半年而止
則所矜恤所全活眞若大旱之得時雨矣此刑罰之
當恤民者一也南直沿江州縣各有蘆課潮水流注
湖地又各有魚課去年潮水不長各處湖地盡成陸

地鄉村中有掘地及軏不得泉者魚何以生哉蘆州田地江遠者無論近者初稍播種竟以灌溉艱難耕而不獲即蘆葦抽苗隨亦枯槁課銀何所從辨十七年二課令正征收日也若不議　請蠲免恐氣息奄奄之衆重以追呼箠撻之苦寧獨輸納不前必至捐身溝壑二課所入在　國計不過如太倉一粟而忍驅子遺之民于死地也故或議全蠲或照原災分數減免庶可存殘喘而安地方此課稅之當恤民者一也每年夏稅及南北解部錢粮各省多至冬征解淮

江北諸郡縣當五六月間催提比較勢若燃眉曰此麥熟時也然未奉會計小民莫肯納排年莫肯納獨以責之糧長借辦完官其名曰包封此在豐年猶有鬻產破家者今何時也而堪此不急之征耶且條編內官吏有俸師生有膳兵卒有餉各衙門諸役有工食悉于此時取給而奈之何不用一緩二也十八年夏稅等項照各省至冬然後征解則災民息肩矣此固賦之當恤民者一也夫民瘼以恤庶　天意可回然非其本也臣聞大君天之宗子天則　君之

父也故天憂下民而仁愛人君爲甚父子之理則然
君奉天以愛民而自愛其身爲急子事父之道則然
由斯以談今日修省之事固在恤民而尤在
皇上之反身修己明矣我　　皇上孝養備至享祀
精虔茹納忠言創懲墨吏綱紀振揚　　仁恩宣𢌿固
宜　　天心之默順又胡爲乎災異迭見也
陛下試反而思之視朝日講報罷經年輔臣言之弗
從省臣言之弗從臺臣言之弗從凡爲心肺二火靜
攝計也倘深宮燕閒之際起居食息之間有可快心

當意者一過其節則本求養靜適以滋動本求息火適以導慾曾不若　視朝之爲暇豫　日講之能養心也人命至重　陛下詔内外所司矜恤矣然左右近侍弗稱使令一或忿怒太過則雷霆之威所繫無不摧折縱有可矜可疑可從而詳鞫之是刑罰不中　陛下所宜深思也宫中買辦自有本項錢糧向年借取太倉銀二十萬兩實一時不得已權宜之計乃年伏一年率爲定例部臣臺省連章執奏俱未允可　祖宗二百年之積遂一旦空虛矣去年

浙直大旱　皇上發帑銀三十萬賑濟此　浩蕩之恩也然災民得賑多者不過一二錢少者分數而已倘　陛下幡然感悟停取太倉銀兩自今歲始則一年所省可賑幾萬萬戶是災民之命懸于陛下之財用弗節用而欲恤民無繇矣　陛下縱不為財用惜能不為民命惜乎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非必疾病也凡人子有悖道敗德之事皆所謂疾皆親心所憂也　皇上身為天子何可貽天以憂今欲修省以荅　天心莫如克己克己莫如戒

前數事臣愚謬居言職罔知獻替惟推廣德意而
進克己修身之說如此伏願皇上擴大舜之智
察朦瞽之見復朝講之規勤召對之命戒非禮
之動屏伐性之慾寬可容之過惜有用之財則
聖德格天諸祥可致而治安將保于萬世如或災異
有不消祈禱有弗應卽治臣欺罔之罪臣甘心焉
臣不任隕越待命之至

乞毅斷行以荅天眷疏　蕭如松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二十

臣等竊惟君人者天之宗子民之父毋天生民不能
自治而以生養安全之任付之君民戴君不能自報
而以祿位名壽之福祈之天上下一體天人一機人
心悅則天心順感應捷于影響莫或爽也臣等待罪
留臺　君門萬里二月內接邸報　聖躬偶爾
違和不能甯伏　闕下一念犬馬之忱實與在
朝諸臣同瞻戀者本月十六日漏下二鼓内閣接出
聖諭停止礦稅織造寬釋干連罪犯起用建言諸臣

午夜　恩旨自天丙朝歡聲動地　輦轂之下方呼　天以祝　聖　玄穹之上已人感而天申遂傳　聖躬勿藥有喜矣好音電馳普天率土匪直大小臣工共相慶慰雀躍舞蹈一時士悅于庠民悅于市軍悅于伍商悅于途農悅于野四夷悅于遐方凡有血氣者莫不舉手加額共祝天子萬年謂　皇上此諭功德無量其膺福於天者必無量矣未幾復讀　聖諭傳示內閣不盡釋然於礦稅之罷而謂其餘之事卿再酌量當行的

擬　旨來行臣等竊意礦稅當亟罷干連當亟釋
建言諸臣當亟用　宸衷已明見獨斷而又仰窺
酌量請行之　旨則　聖意未嘗不欲旦夕閒
次第行也　皇上天所申命不難察識擴充閣部
君所倚托必能調停匡正臣等即抱忠赤靜聽轉移
且思　聖躬正在調攝何敢遽煩　省覽不謂太
僕寺卿南企仲之疏驟然一上致蒙　嚴旨干連
不得即釋言官不得即起與礦稅不得即罷者大負
人心所望矣嗟嗟開採礦稅雖云權宜原非遠計宇

内小民苦中使之横剥膚股骨喪身破家不啻塗炭
官切爲民稍與中使相左輒被揑詞瀆激遂以逮繫
干連至于臺省部署諸臣偶因觸事陳言或以同官
波及前後降斥接踵于途此誠 天心所矜憐
皇上所不能恝然者數年來内外大小諸臣連篇累
牘或論是非或論利害或論聚散安危之究竟以求
罷礦稅或陳相左之由或明誣枉之故以求釋干連
或申戇直之無他或辯事體之無涉以求容斥臣曾
未有得 俞旨者一旦 聖諭煥發與天下更

始　宮府內外無容贅一詞此豈偶然乎哉
天心仁愛　廟社護持欲　皇上爲堯舜天下
際唐虞故思若敬行若翼耳　絲綸一出炳如日
星中外一傳奉爲著蔡而况停礦稅之　旨尤人
心所延頸希冀欣其下而悲其晚者旣聞停罷孰敢
背違在在中使俱已束裝就道民心方信而喜又得
復還設局張威民心必疑而愁民心疑則生懼民心
愁則生怨懼心與怨心合萬一蟻聚蜂起與中使抗
爭狂逞事有不測利耶不利耶故停罷礦稅以解倒

懸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信其視民如傷
之仁也忠直之士禁于圜扉無辜之人被以縲絏若
諸所干連夜號棘林者已有之矣以　皇上太和
宇宙安可令在繫干連仍抱向隅之泣耶故踈放係
累使之還職寧家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
信其解綱赦過之仁也臣多直道乃成　聖朝野
無遺賢斯臻至治今建言各官老於牖下者已有之
矣以　盛世　聖明遭際安可令言事諸臣竟
或齎志以終耶故起拔淹廢使之顯肅效忠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信其體恤羣臣之仁也矧今傳
宣旣遠感格已通在　皇上必不可不察識擴充
全其得人得　天之善心在閣部必不可不調停
匡正盡其憂　國憂民之職分萬代瞻仰在此舉耳
皇上倘念　宮殿之費不肯釋然于礦稅臣等謂
君令臣共　君勞臣逸當事諸臣自有任其責者
無論臣工即民閒幸礦稅之罷懽欣鼓舞輸將恐後
赴工趨事不日成之何煩　聖慮哉大學曰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則今日罷礦稅而無憂　宮殿之謂矣伏乞
勅下各部停罷礦稅釋放干連起補廢官則
皇上自諭而自行之原非聽人言之強聒萬方共悅
而共祝之靡不祈　聖主之凝休協氣導迎
天心寵眷　令名與日月爭耀壽算與乾坤並長
億萬年無疆之治平端在是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臣等無任瞻依懇切待　命之至

乞去三壅一蠹疏　朱吾弼

臣以不孝庸流憂居墓下謬叨　特旨起自禫月雖非奪情寔是破格力疾違限又荷恩憐感激無地捐糜矢天乃從仲秋抵任僅共職事不敢以一言瀆擾亦緣大小臣工言者不乏日冀　聖明電發有期柰何數月　天聽日高壅者不勝壅蠹者不勝蠹紀綱陵夷　國無善理姦貪縱恣民有戎心天之太白太陰同時晝見地之陷谷涌陵沴異非恒召亂有形致平無象蓋不啻漢臣所稱可為痛哭流涕長

大息者臣叨言官敢復默默自辜　主恩貽漢臣
羞也幸將改歲天運一新臣謂鼎革當念慮煩
睿覽姑不敢縷舉直舉時政之要不可一日使壅者
三不可一日使蠹者一一爲　皇上陳之夫
皇儲天下之本也周官法詳世子　國朝重典
東宮令　皇長子冠婚將行　冊立宜先去春曾
幾何時　明旨尚未昭宣一切禮儀當蚤查議欽
奉　屢旨中外臣民皆知　皇長子聰明仁孝簡在
宸衷眷顧特隆三陽開泰迎祥履端時所當秉臣謂

宜於首春遵　祖制擇吉次第並舉　冊立冠婚
之禮此時政之要關於　國本不可一日使壅者一
也内閣號曰政府　皇上所以資啓沃總機務而
百寮睞以爲表率者故曰相道得而萬國理今宰輔
病庸已非忠良能鞠躬盡瘁者閒不得巳有疏揭
皇上又多藐若贅疣十不得匡正一二而閣臣之推
頻上頻格致政府爲虛譬之人身股肱任其痿痺誰
代運用　臣謂宜遵　祖制速行點用數員入閣辦
事使庸病者去一清政本此時政之要關於　國體

不可一日使壅者二也科道號曰言官　皇上所
以司糾繩寄振肅而　九重賴以無關蔽者故曰
后從諫則聖今臺省寥落已非暇豫得極思建言者
間不得已有獻替　皇上又多置若敝帚十不蒙
批發一二　考選之期愈催愈遲致言路爲塞譬之
人身耳目任其聾瞽誰司視聽　臣謂宜遵　祖制
速行考選科道取補缺員使忠良者進一廣言路此
時政之要關於　國憲不可一日使壅者三也　臣所
謂蠹之一者則礦稅中使是已初　皇上苦兵苦

回祿用出浩繁不忍加賦假聽礦稅之說行以蘇天下之困非行以困天下臣民也奈奉行匪人假公濟私竊威肆毒地方則多激變官吏則多摧殘海内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奏疏種種無一虛語豈叢神作祟煬竈為姦而 皇上溺其利忘其害乎害在商民者耳目覩記拔髮難數如妄據察院則無法揑誣守令則無官槌殺生員則無士以刑餘之徒憑尺一之旨禍商禍民積漸至於無法無官無士將復何所忌憚誠 國家一大蠹也 皇上勤法 世宗臣

謂華天下鎭守大監乃　　世宗萬世瞻仰第一舉
蓋其起自藩邸稔知此輩之狐假狼貪故禁不使出
今　皇上宜法　世宗亟下撫臣賈待問按臣
馮應鳳張應揚等疏嚴拿姦惡劉有源等追贓正法
召回高寀等礦稅之使放釋華鈺等無辜之臣以上
念　祖宗之　陵寢者念　祖宗所遺之民
亦皆居有住宅葬有墳墓斷脉洩氣生命必戕憂以
天下槩停或採稅則酌量定額悉付有司庶
國可取盈商不重困民不思亂如大寒之後頊爲陽

眷區區虜播足憂哉此時政之要關理亂安危之機
臣固謂不可一日使蠹者一也臣忠憤激切知識短
淺近聞民間私語諠傳 皇上用內相不用外相
聽內官不聽言官故天地示變兵荒釀亂武俠者不
難揭竿魯脆者易於簧鼓臣愚竊謂三壅不決一蠹
不除治平無時也伏願 皇上秉時省圖
聖德與天運同新壅者不使再壅蠹者不使再蠹如
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則天變可
弭人心可定億萬世治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無

任悚懇待　命之至

乞容諸臣盡職疏

孫居相

臣惟國家衆建庶官凡以共衛社稷故官得其職則事治而社稷安官失其職則事廢而社稷危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我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即諭群臣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天下大哉王言真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我皇上初登大寶虛懷用人一時官備職舉事治民安說者謂萬曆初治媲美祖宗豈非任人之明效

歟嗣是　深居靜攝稍稍倦勤心有所獨嗜於是有輕視天下之心意有所偏信於是有過疑群臣之意舉内外大小諸臣無一足當　聖心者是故缺者不補補者止令備員廢者不用用者僅取充位職業不脩政事盡廢未有甚於此時者臣請得而備言之如閣臣以論思爲職者也自　召對不行疏陳不報堂陛之地若隔九閽是閣臣不得其職矣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自野多遺賢官懸空位内外壅滯有如積薪是吏部不得其職矣戶部以理財爲職者也自

武弁言利宦竪持籌宮民匱竭有如懸磬是戸部不得其職矣禮部職在典禮自 郊廟襲代攝之文山陵之拜掃之儀大祭大禮竟成闕典禮部之職何在乎兵部職在詰戎自權璫弄禁兵於西郊儒臬殺蜀吏於滇南煽亂損威僅同兒戲兵部之職何在乎刑部職在平寃自忠臣繫無罪之獄罪人逃天討之誅是刑罰之用不得其平而刑部之職何在乎工部職在營建自 前殿無 臨御之地後宮侈傳造之役是工用之輿不得其當而工部之職何在乎都察

院以紀綱爲職者也邇來僕隷下賤辱殺
命官掃除厮役毆傷宗室都察院曾不得執法問罪
以振揚風紀是可謂得紀綱之職乎臺省以諫諍爲
職者也邇來忠鯁之言百發不收立仗之馬一鳴輒
斥臺省曾不得明目張膽言天下事是可謂得諫諍
之職乎撫按以彈壓爲職者也邇來刑餘錮臭擅行
恣劾虎翼猴冠吮民膏髓撫按曾不得詰姦鋤暴以
信此簡書是可謂得彈壓之職乎藩臬以承宣爲職
者也邇來鋭意調停者指爲阻撓苦心節愛者動見

製府藩臬曾不得宣德達情以惠此屬邑是可謂得承宣之職乎守令以牧民爲職者也邇來勞心撫字者以逋稅蒙叅實心爲民者以讒言被遠守令曾不敢任勞任怨爲窮民作主是可謂得牧民之職乎夫內自閣部臺省外自撫按藩臬以及守令則盡乎天下之官矣今求得盡其職者無一人焉然則

祖宗稽古建官豈其漫無責成而徒爲是冗員乎我

皇上重祿養士亦豈其縻大官之祿而徒養無用之人乎必不然矣故諸臣有職而不能盡是諸臣負

陛下諸臣之罪也諸臣欲盡職而不得盡是
陛下負諸臣不獨諸臣之罪也恐於　聖德亦未
必無少累矣矧政事日見廢缺治道日見乖違天變
於上人怨於下究且土崩瓦裂不可收拾即使金玉
珠寶亘地彌天竟何救於危亂之勢哉夫諸臣幸際
風雲光依日月類欲致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少副其
幼學壯行之志今乃以職業不脩之故仰累
聖德兼損　聖治則諸臣之罪益大矣臣之憂滋
深矣用是不避忌諱輒為諸臣爭職掌然非為諸臣

計也蓋區區赤心知為　皇上之　社稷計耳

萬一臣心可亮臣言可採伏祈　蚤降勑旨明諭

内外大小臣工各修厥職勿從中格勿使外撓勿迹

信而心疑勿陽予而陰奪悉予便宜聽其展布亦非

為諸臣計也蓋任人圖治乃我　皇上自為

社稷計耳臣思及此臣心良苦臣言及此臣心欲吐

臣知無能為也所恃　社稷有靈或能默啓

聖衷頓悟理道庶幾君臣一德大小協恭　社稷

之慶永綿於億萬禩後萬曆之治愈光於二十年前

矣臣不勝瀝血焚香叩頭懇祈之至